

联合国
大会

第三十五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一委员会
第23次会议

1980年10月31日星期五

上午10时30分举行

纽约

第23次会议逐字记录

主席：奈克先生（巴基斯坦）

目 录

裁军项目

议程项目 31 至 49 和 121 (续)

一般性辩论

发言人：

彼得罗夫斯基先生（苏联）

舒埃里先生（黎巴嫩）

海德韦勒先生（苏里南）

巴特先生（尼泊尔）

德菲盖雷多先生（安哥拉）

赫伯恩先生（巴哈马）

额尔敦别列格先生（蒙古）

* 本记录可以更正。更正应写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经有关代表团成员签字后，在文件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美国铝业公司大厦，A-3550室）。

更正将在本届会议结束后按委员会分别汇编成册印发。

Distr. GENERAL
A / C.1 / 35 / PV.23
3 November 1980

CHINESE

上午 10 时 55 分会议开始。

议程项目 31 至 49 和 121 (续)

一般性辩论

彼德罗夫斯基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苏联代表团再次发言, 与大家共同考虑在就裁军问题进行一般性辩论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我们的辩论极为明确地表明: 没有人对最近国际局势急剧恶化这一事实表示异议, 在当今形势下, 我们必须加倍努力缓和已经出现的紧张局势, 并赋予限制和禁止军备竞赛的会谈以新的活力。为了找出克服现存困难的处方, 首先, 我们当然必须要进行诊断, 查明导致整个世界局势恶化, 尤其是在裁军会谈方面情况恶化的原因。

关于事实上的诊断, 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它涉及到一种可恰当地称为猎取世界霸权的野心的疾病。在不同的时期, 这种疾病的表现形式也不相同。今天, 它的主要表现是帝国主义集团企图损害社会主义国家而破坏现有的军事战略力量的平衡并确保自己占支配地位的力量——不论现在用什么说法, 称作军事“优势”或称作确保自己的“安全系数”。

为了掩饰这种露骨的黩武政策, 他们正企图利用这种借口: 苏联一直援助阿富汗政府击退正是那些帝国主义集团组织并煽动的外来干涉和侵略。我们已有机会详细陈述了这种企图是多么荒诞不经。苏联对阿富汗的援助完全符合 1978 年 12 月 5 日的苏阿双边条约和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况且, 在阿富汗事件之前很久——事实上, 它正紧接着 1978 年 5 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北约) 国家通过军费自动增长计划——帝国主义势力就开始为恶化国际局势和破坏裁军会谈寻找借口。

当那个军备增长计划通过时，联合国大会关于裁军问题特别会议正在举行，在座的每一位都会记得：当时，北约的代表们正慷慨陈词，表示他们要停止军备竞赛的意图与愿望，在这种情况下，找到这种借口对这些国家来说就尤为必要了。那些采取加剧军备竞赛政策的人总是准备无恶不作。关于这一点，我们怎么能够忘记 1979 年秋天制造所谓古巴短暂危机的企图，这种企图的失败就连华盛顿官方本身也不得不承认。现在，他们找到了一个借口：阿富汗事件。

来自北约国家的某些代表团竟企图把问题说成是苏联旨在以超过其国防需要的规模扩充军备，这也是荒诞不经的。只要一瞥世界地图就会完全明白谁在威胁谁，谁在包围谁。美国和北约的整个军事机器并不是处于防守态势而是处于进攻态势。寻求自卫的国家并非一定要把它们基地、军队和装备布置在离本国疆域数千公里之外的其它国家的领土之上——而按照美国人的估计，美国在其它国家领土上基地的数目超过了 3000 个。它们不必拼凑军事联盟，它们不必组成快速部署部队来对世界上那些被宣布为它们重大势力范围的各个部分进行武装干涉，它们不必把核战争宣布为政策的合理工具。

如果我不补充下面一段的话，上面的画面就不完整：北京的霸权主义者正与帝国主义沆瀣一气，将为新的世界大战进行全面和大规模准备的任务置于其整个内政外交政策之上。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一个现任的北京领导人公然设法证明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这样说，“它是客观法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有鉴于此，我们觉得下面情形尤为不祥：就人均国民收入而言，中国排在世界第 125 位，与此同时，它拥有 400 多万最大规模的常备军外加数百万的所谓民兵。

尽管国际局势困难重重，苏联仍然认为我们必须竭尽全力——甚至加倍努力——确保在裁军会谈上取得突破，确保会谈产生有效的结果。

在一份载于文件 A / 35 / 482 中题为“和平，裁军和国际安全保证”的备忘录

中，苏联就我们委员会正在讨论的所有问题提出了实质性的建议。

此外，在文件 A/C.1/35/L.1 中，苏联建议立即采纳一揽子具体措施，这些措施代表着在目前形势下降低战争危险的最低需要。鉴于这些措施的紧迫性，我们认为照理说不需要对其进行长久而复杂的讨论以及技术上的研究。各国政治上的意愿将足以使之付诸实施并且阻止国际局势中危险倾向的发展。我们具体想到的有以下几点：

首先，苏联建议，凡属于军事联盟的国家应该避免通过接纳新的成员以扩大其现有的军事-政治集团的行为，不是现存的军事-政治集团成员的国家不应加入进去。另外，请求所有国家无一例外地避免任何可能导致建立新的军事-政治集团或赋予目前没有军事职能的区域组织以这种职能的行为。

该建议会意味着现存军事联盟的永存吗？当然不是。我们曾多次强调，集团政策本来就与苏联及其它华沙条约缔约国不相符合的。华沙条约组织是 1955 年社会主义国家应 1949 年北约军事-政治集团的建立而建立的。苏联和其它华沙条约缔约国曾多次宣布愿意答应解散它们的联盟，只要同时解散北约集团。

苏联现将不扩张现有的军事联盟作为其最终消亡的第一步。所以，恳求不要扩张现有的军事联盟和不建立新的军事联盟并不也不能意味着军事集团的永存，然而，既然全面解散军事集团的协议——我们已从这次辩论过程中明显地看到——正遭到北约成员国的阻挠，因而在现阶段为达到最终目标的最简单的措施只能是就不扩张军事集团达成协议。

第二，苏联建议要求所有国家，首先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与其有军事条约的国家不再增加它们的武装力量和常规军备，以此作为以后对它们进行裁减的第一步。

这是否意味着在核领域进行裁军的任务被降到次要地位呢？不，不是。

我们完全同意这样的观点：裁军问题的重点应该明确地放到核裁军上去，同

时，应该加强国家安全的政治和法律保证。这种方法完全与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保持一致的。

此外，众所周知，苏联一直主张——并已采取主动——实施停止核军备竞赛停止制造并销毁核武器的措施。

多年来，苏联一直认为我们必须尽早就这一问题进行认真的会谈。然而，当我们把重点放在核裁军上，是不是意味着就不再考虑常规军备领域中的裁军问题呢？照我们看，那样做是错误的。正如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所强调的：

“……在限制和裁减……各国……军队和常规军备方面取得进展，将促进核裁军的重大进展。”（S-10/2，第54段）

因此，我们现在建议实行一条完全切实可行的措施：缔结一项不增加武装力量和军备的协议。我们认为，这项措施是符合所有国家利益的并将保证维护世界现有的军事战略力量近似的平衡。没有谁会感到自己失去了什么，没有谁的安全会受到威胁。

第三，苏联建议考虑为解决下面这个问题的可能办法，即不对领土上没有核武器的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我们已特别呼吁其它核大国就这一问题作出庄严和内容一致的声明，然后由安理会做出权威性决定增强其效果。

苏联同意这样的观点：不使用核武器问题应该通过停止制造核武器并将其销毁的办法寻求最终解决。这是不是意味着在核裁军实现之前，就不应努力确保无核国家享有免遭核武器袭击的安全保证呢？当然不是。在核裁军的目的达到之前，考虑到大多数无核武器国家的愿望，苏联赞成制定出具体措施禁止对它们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苏联提交的决议草案第三部分诸条款旨在促进早日为无核国家达成牢固的安全保证协议。

第四，苏联建议所有的核国家应该在一年之内放弃进行核爆炸，并为此做出相应的声明。我们相信，宣布一年暂停试验有助于全面彻底禁止核试验的会谈早日胜利结束。

建议暂停试验是否会妨碍全面彻底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拟订呢？当然不会。恰恰相反，它的实际目的是为早日完成这些会谈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认为必须为那个拟议的暂停试验确定时间限制。我们认为，确定时间限制可能是促进早日完成这一问题的会谈的又一令人鼓舞的原因。

然而，北约成员国和中国拒绝了苏联的新的和平倡议。当然，我们并不对此感到奇怪。很明显，这种反对追求着极为明确的目标。让我们以中国为例来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在他的声明中避免从本质上考虑苏联的建议并力图代之以一连串陈腐的反苏诽谤。没有必要对这种政策实际上要达到什么目的做详细解释。事实——尤其是最近的事实——本身就能说明问题。中国代表反对苏联提出的一年之内暂停任何核爆炸的建议——这将涉及所有核国家参加——以便中国能够维持从事核武器试验的能力，正如它在 10 月 16 日进行核爆炸一样，许多国家的代表一提到这次爆炸就忧心忡忡。现已确知，由于这次爆炸，大气被很长的半排出期的放射性回降微粒所污染，这会给许多国家——不仅是中国的邻国，而且还有其它国家——人民的健康带来危害。放射性物质对大气的污染也对民航飞行带来真正的危险。众所周知，中国违背普遍公认的国际准则和国际社会的需要，是继续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的唯一国家。那就是隐藏在中国对待苏联一年暂停核爆炸建议态度背后的东西。

现在就北约成员国对待苏联“减少战争危险紧急措施”的建议的立场谈几句。

首先，我想提一下美国代表 10 月 30 日的声明。我们对他把苏联的裁军建议称为是宣传并不惊讶。我们大家多年来一直在处理裁军问题，我们都非常清楚这是西方对待苏联裁军建议的陈腐伎俩。这种伎俩早在 20 年代就开始了，当时苏联第

一次提出全面彻底裁军的思想，现在整个国际社会都承认这种思想作为限制和制止军备竞赛的终极目标。

然而，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另一点：美国代表把苏联新建议当作完全不可接受的东西而断然予以拒绝。他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对苏联提出的建议的内容做任何特别、有份量的反证。这种方法是过去长期的帝国主义思维传统的固有部分，是与在我们委员会这儿建立起来的、认真审议代表们提出的建议的传统做法完全格格不入的。这也是与联合国宪章不相符合的，按照宪章，各国应该努力促进合作而不是对抗。

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其它国家正使用多种手段来粉饰它们的消极态度。他们有时提出需要控制程序的问题——经验表明那并不必要——有时极力证明紧密军事集团的进一步增长和新的集团的产生事实上是巩固和平的最好方式并且——他们声称——符合联合国宪章规定。关于这一点，有必要回顾一下最近说法：联合国宪章提供的安全系统并不是基于紧密的军事集团而是基于本组织各会员国的集体安全之上。

我也想提请大家注意这些国家对待苏联建议的方法的另一个特征。据说，他们似乎从苏联建议的措施当中没有发现合乎他们口味的简单明了。这些国家——或其中一些国家——宣称那项建议太简单。就这一点而言，我想人们可以回想一下，并不很久以前，当苏联连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提出停止制造核武器并逐步消除这类武器的建议时，我们听到同样是这些国家发出来的声音说它不可接受，因为它极其复杂、微妙以及难以举行长期而繁杂会谈。因此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不管苏联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在北约成员国看来，这些建议不是太“简单”就是太“复杂和困难”。我们禁不住怀疑是不是这些国家并不是从内容上而是从出处上来评价裁军方面的建议。因此，如果建议的作者是苏联，那么二者必居其一：这建议或者因为太“复杂”或者因为“简单明了”而不可接受。

这些花招可由这样事实来解释：美国以及它的军事政治盟国采取了扩大军备竞

赛的政策，自然地把苏联的和平倡议看作是对实施其计划和目的的威胁。就这些国家来说，它们除了攻击外，通常对我们现在的讨论没有提出任何建议。

就苏联而言，在裁军方面说和做是不可分割的。我们的政策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合作与相互理解的政策而不是对抗的政策。苏联最近为了创造更加有利形势以便解决复杂的国际争端以及维持国际缓和而采取的单方面和平行为证明了这一点。例如，我记得，今年8月1日，当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签订五周年之际，苏联单方面完成了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上撤出2万军事人员和1000辆坦克及其它军事设备。苏联奉行的减少国防费用的方针与西方增加军费的计划与行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按照最近闭幕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十届四次会议通过的法律，苏联1981年国家预算将国防费用减到估计为170.5亿卢布，只占总预算费用的5.7%。

正如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伊·勃列日涅夫最近所说：

“伟大列宁遗留给我们的我们整个和平外交政策目的在于使人类免除战争威胁。并且，这已经表现在我们具体行动上，表现在我们富有建设性的倡议上。”

我们愿意表示，我们坚信本届大会将以高度的责任感审议裁军问题，尤其是“减少战争危险的某些紧急措施”的问题，以及做出赞成限制军备竞赛和开始进行真正裁军的决定。

舒埃里先生（黎巴嫩）：先生，即使现在是我们工作的最后阶段，我仍愿意与其它代表团一起向你和委员会主席团其他成员表示祝贺。

在四分之一世纪以上的时间里，本组织一直关心着寻求裁军。在这段时期，联合国在这一领域一直在努力提请人们注意由于核武器的发展而受到威胁的正是人类的生存。多项专家研究、充足的文献以及科学的证据已被用来论证这一事实。我们

已经建立了许多联合国机构从事复杂的裁军任务并且已经缔结了一些重要的条约和公约。然而，对我们做出的努力做一个总的估计就会明显看出我们将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以及国际社会依然没有达到安全的目标。

联合国的研究也表明：裁军是所有各国人民公认的目标。本组织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为达到这一目标找出最可行的方法。关于这一点，我们注意到国家间权力关系的现实以及在本组织各会员国的动力与行为中国家利益的支配地位。

我国代表团认为，会谈依然是达到军备控制的唯一方法。就此而言，小国可发挥重要的作用。他们应该坚持使人们认识到国际社会必须制止军备竞赛并进行裁军否则就面临毁灭。按照瑞典代表的话说，我们一刻都不应该认为这任务对我们来说太大或认为它是大国独占的活动领域。

我们认为核裁军仍然应该是国际社会的首要目标，正如在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中所强调的那样。为了制止核军备竞赛，有必要采取措施停止核试验以及达成不使用核武器和保证无核国家安全的协议。我们同样认为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是朝冻结战略核武器现有水平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裁军谈判委员会准备的关于全面禁试条约的报告证明这一措施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并非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同意这次辩论中许多发言人的主张，即应及早结束停止核试验的三方会谈以及裁军委员会应就可接受的协议进行多边会谈。

绝大多数国家是无核武器国家。它们不希望获取核武器，它们寻求不使用或不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担保和保证。我们意识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在有关这些保证的谈判中所遇到的困难。我们还认为一项关于这种保证的国际公约可能是达成有效国际担保的协议的最好办法。

其它核裁军措施可通过区域途径找到，诸如建立无核武器区或和平区。我们意识到这种方法所面临的困难，但是，在没有任何其它可行的选择的情况下，它仍然是留给世界上各个地区的唯一选择。正如我们过去所做的那样，我们支持在中东建

立无核武器区的建议并对这一地区出现核武器国家，尤其是以色列核能力的出现所造成的不祥事态发展表示关切。同样，我们和非洲国家一起对南非核潜力所带来的威胁表示关注。总之，我们不仅支持在现在建议的那些地区实行非核化而且支持在世界上任何可能实现非核化的地区实现非核化。我们受到拉丁美洲经验的鼓励，并希望它对其他地区起到促进的作用。

今年，裁军审议委员会应大会的请求精心草拟了一份宣布 80 年代为第三个裁军十年的宣言文本。经过一番重大努力，该委员会关于那个宣言的文本达成一致意见。我们希望大会将能赞成这个载有在那十年中将实现的行动计划的文本。

我们认为，应该精心筹备将在 1982 年召开的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除了回顾和评价对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的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外，还有责任考虑与那个裁军十年相关的裁军谈判委员会正在讨论的综合方案。关于这一点，我国代表团想建议在举行该届特别会议时，应邀请各国首脑参加一次国际首脑会议，这样，国际社会就可以在最高一级给予裁军问题以应有的优先考虑。我们认为这会使裁军问题更为引人注目并可能有助于对某些问题迅速达成协议。我们打算为此提交一份决议草案供第一委员会审议。

秘书长已经编写了关于核武器、区域裁军以及南非核能力等若干问题的研究报告。其它研究报告正在编写之中并将提交到第三十六届大会。我特别指对下列问题的很重要的研究：第一，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第二，裁军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第三，以色列的核军备；第四，建立信任的措施。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些研究对筹备第二届特别会议最为有用。

国际社会仍然严肃关注着军备竞赛的快速步伐。现在国际形势中日益增长的紧张气氛使得军备集结的危险更加迫在眉睫。在 80 年代第二个裁军十年中，我们的方法不应该是对过去进行定案，而是重申我们持久而现实地追求那些未来目标的决心。

在这方面，主要的责任落到小国身上，尤其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这些社会在遭到几个世纪的剥夺后正开始确定经济发展战略。它们对更好未来的希望被大量资源转用于生产和购买武器所破坏，被以武器扩散为代表的对它们有限的发展成就的威胁所破坏。

军备控制仍然是我们寻求国际和平和安全不可缺少的部分。我国代表团认为，军备控制的最好气氛是大国之间的缓和以及国际社会努力消除由于外部的——不管是地区大国间或超级大国间的——对抗而在某些小国和一些地区造成的不稳定和紧张状态的根源。1978年，在上届裁军特别会议上，黎巴嫩建议应该给予面对这样问题的小国一种国际保证的——在联合国或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庇护下——中立的特别地位。这样的建议应该成为下届特别会议要审议的项目之一，可能列为安全和裁军项目。鉴于最近人们更加相信这种思想是面临这类性质问题的国家解决问题的理想办法，我们请求在筹备那届会议时，有关机构应该在特别会议召开之前对这一项目进行研究。

尽管我们国家面临困境，我们仍打算与其它国家一道在联合国范围内努力探索裁军途径。也许正因为我们身临困境，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意识到无限制的武器扩散——甚至小型武器——的危险后果。因此，我们致力于追求人类最迫切的目标——制止军备竞赛。

海德韦勒先生（苏里南）：主席先生，在本委员会这届会议开始时，我已经表示了苏里南代表团很高兴看到你主持第一委员会的审议。我们认为选你担任主席这一崇高职位也是对贵国巴基斯坦作为现任伊斯兰会议主席所起到的杰出作用的承认。

我同样愿意向你的前任，巴哈马的戴维森·赫伯恩大使阁下表示他当之无愧的敬意，他是我们拉丁美洲地区最干练、最有效率的代表之一。

谈到裁军问题，苏里南代表团与那些因国际社会在这一领域成绩微不足道而表示灰心丧气的人抱有同感。我国代表团将只对裁军问题的那些我们认为目前会享有最优先考虑的方面谈些看法。

1980年8月11日至9月7日在日内瓦召开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第二次审查会议上，国际社会在世界范围实行裁军的努力再次引人注目地遭到彻底失败。既然我们认为核武器对人类造成了最大的威胁，以及核裁军问题因而成为裁军的更大问题的核心，苏里南政府密切注视着第二次审查会议的结果。虽然我们仍坚信应该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我们还是认为1968年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阻止更多的国家获得和生产这类武器的关键的和基本的尝试。

在核裁军最终目标实现之前，我们将支持旨在加强该条约信誉和权威的一切努力。我们当然不把该条约视为完善。我们特别感到严重忧虑的是它没能立即使核大国就核裁军协议和禁止核试验条约进行谈判。

原子弹发明人之二的罗伯特·奥本海默教授曾经将美国和苏联比做关在一个瓶里面的两个蝎子。而奥本海默教授是一个有头脑的人，是我所说的原子弹发明人之二。然而，他没能预见到的是这些蝎子要在今后20年之内容忍额外大约1万个原子弹头。

暂时不谈某个超级大国向我们可爱的行星发射它致命宝贝的可怕可能性，出现在核战争的险恶舞台上的另一个极为令人不安的现象需要提一下。在过去十年里，若干个所谓起点国家在这一领域已经聚敛了足够的技术能力，现在似乎一心想加入核俱乐部。这给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平添了一层特别的重要性，如该条约得到充分加强与扩大，它会成为这些国家不太高尚意图的唯一障碍。

在这个方面，要注意的是一些国家反对批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主要理由之一在于会使它们受国际控制的条约保证制度上。

有必要加强不扩散条约权威性的另一个理由是人们日益担心那些陷入边界纠纷

的民族战争的国家和追求本地区霸权的国家会企图使用核武器。超级大国对核战争的浩劫有更深入的了解，自 60 年代以来，它们按照确信共同遭到毁灭的哲学生活着，它们想必对一触即发的危险抱有更现实的态度。然而，它们对核战争致命结果的更深认识并不意味着超级大国使用这类武器不再对人类文明构成最大的威胁。

正由于这些原因，国际社会的成员对日内瓦的第二次审查会议寄予很大希望。国际社会期望着对该条约进行通盘和公正的评价，产生一个有助于制止核武器横向扩散和纵向扩散的努力的最后宣言。这个宣言同时将为核能用于和平目的的真诚合作奠定基础。

遭受着油价日益上涨和支付赤字的束缚的发展中国家本以为核大国会因恪守该条约的第 2 条——禁止横向扩散而采取更加宽大和明智的态度，然而，它们却尽情地违背了它们关于不纵向扩散的承诺。另外，核大国实际上没有履行关于为和平使用核能而转让技术的第 4 条。

然而，第二次审查会议没有就最后宣言达成一致意见，它纯粹是场灾难。如果不是为了 77 国集团的结论和建议以及其它国家提出的几项积极的提议，我们宁愿把它放到悲哀记忆的荒谷中去。

说到这里，我国代表团愿表示它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持续而坚定的支持。我们也支持对它的作用和实施情况作出新的和全面的评价。与此同时，苏里南政府将遵照 77 国集团在日内瓦会议上提出的结论和建议行事，这些结论和建议载于 1980 年 8 月 26 日工作文件 NPT / CONF. II / C.1 / 2，并得到苏里南政府的完全赞同。

然而，苏里南代表团愿事先表示拒绝那些试图利用日内瓦会议的消极结果以掩盖其真正目的——获得生产核武器的能力——的所有论点。

我想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常规军备竞赛。诚然，核军备问题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了最大的威胁，但不停地进行常规军备竞赛已经造成了血腥的和毁灭性的地

理上有限的战争。除了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不管后者是不是应喀布尔政权的邀请，总归是一场战争——之外，过去 20 年所进行的战争都限于小国。这是生活中可悲的事实：所有这些战争主要都是涉及到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花费它们珍贵而有限的硬通货从发达国家军备工业轻易地买到武器。

一些武器生产国常常对着日益恶化的国际紧张局势高喊“狼来了”，这一具有讽刺意义的事实再次提醒我们注意人们品质的局限性。

常规武器不断地流向某些国家和地区一般来说将不会立即改变现存的态度和关系格局，但它最终会突破藩篱，改变格局的。

在中东、在东南亚地区以及现在在波斯湾地区的许多战争只证明了一个古老的格言：人们不能在一个发热的火药桶上建立一个和平世界。

所以，苏里南代表团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和裁军审议委员会在处理核裁军及化学武器和放射性武器问题的同时应该继续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对这次会议的结果表示高兴，该会议是最近在日内瓦由杰出的尼日利亚外交家奥卢·阿德尼吉大使主持召开的，其极为拗口的名字称做“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会议”。

我们建议，鉴于国际局势日趋紧张，裁军谈判委员会和裁军审议委员会应特别注意常规武器的出售和交付。

拉丁美洲友邦代表委内瑞拉的杰曼·纳瓦·卡里略大使 10 月 21 日在本委员会发言时提到里奥班巴行为准则，该行为准则是今年 9 月由安第斯集团国家——即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委内瑞拉——的首脑和哥斯达尼加与巴拿马总统以及西班牙政府的私人代表签署的。

苏里南政府完全支持那项准则要推进分区与地区裁军进程的目标，这样会对全面的和地区的裁军做出巨大贡献，从而使腾出来的资源用于经济及社会发展。

里奥班巴准则源于 1974 年拉美 8 国签署的阿亚库乔宣言。这一宣言最重要的

方面之一就是缔约国保证停止获取进攻性武器。

里奥班巴准则和阿亚库乔宣言并不是拉丁美洲在地区裁军安排领域内所做努力的仅有的例子。当然，我指的是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地区性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该条约可以做为中东、非洲和南亚地区类似条约——所有这些问题都被列入本委员会的议程——的样板。

我确信：按照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建立起来的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机构的秘书长赫克托·格罗斯·埃斯皮尔大使及其秘书处和该条约的其他专家——以及我在这儿看见的出席本次会议的该条约之父墨西哥的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会高兴地对这一问题提出建议。

苏里南外交部长安德烈·哈克马特先生阁下在他 1980 年 10 月 3 日在向大会致词中不但强调了该条约的特有价值，也指出了阿根廷已打算批准以及古巴和圭亚那准备加入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同时，他要求美国和法国批准该条约的第 1 号附加议定书。

只要苏里南的两个邻国不受条约义务的束缚的话，苏里南政府就不会对该条约的地位十分满意。

最后，我国代表团希望保留在我们议程的各种项目的辩论中发言的权利。

巴特先生（尼泊尔）：先生，看到具有你这样品质、经验和专业知识的人担任本届委员会主席使我感到高兴。我很高兴对你的当选表示祝贺，这也是对你的国家表示敬意，我国与贵国有着极其友好的关系。我相信，在你的英明指导下，第一委员会的本次会议将在采取具体的裁军措施方面硕果累累。我趁此机会谨向其他当选主席团成员的人表示祝贺。

我们争取在有效的国际控制下达到渴望已久的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的任务遇到了一个又一个挫折。各国日益增长的军事预算，超级大国之间为生产更为复杂的大

规模毁灭性核武器的剧烈竞争，对现存致命的常规武器的改进，全球许多地区日益增长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纠纷，经济衰退，建立新的经济秩序的失败以及直接的军事干涉阻止了世界裁军愿望的实现。这些因素导致世界人民走向困境，超级大国走向对抗。

看来总的趋势是各国优先考虑只通过力量求生存。正因为此，军备竞赛飞速发展。为获得更多的杀人武器展开了世界范围的竞争，各国都极力想超过其所谓的手。

随着军备竞赛步伐的日益加快，军火贸易总量和总价值一直在急剧上升。世界军费开支逐年增长。在第一个裁军十年里——其时，人们努力阻止并扭转军备竞赛——军火贸易的总价值是它前十年的三倍半。1970年代武器进口国的数目增加。各国既要求更为复杂的武器系统，也要求技术转让，以便自己生产更多的武器。这就进一步加剧军备竞赛。

各国通过获取武器来寻求安全真是荒谬之举。其实，获取武器会带来更大的不安全。它破坏军事平衡，加剧国家间的对抗和紧张局势。从军备竞赛中获利的只是军事工业联合集团而非人类。因此，控制军火贸易已经成为国际迫切任务。在第二个裁军十年——已宣布为本世纪80年代——里，应该遏制住军备竞赛。从而使资源不再滥用在武器——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生产上。超级大国和其它武器出口国应对加剧军备竞赛负主要责任，所以，它们也应该负责阻止和扭转军备竞赛。我国代表团欢迎超级大国和武器输出国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外以双边或多边协商方式采取任何有效的步骤和行动。

第十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在其行动方案中承认，军事预算的逐渐减少，尤其是核国家和其它军事大国军事预算的逐渐减少，第一会有助于抑制军备竞赛，第二会增加把现正用于军事目的的资源重新分配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尤其是为发展中国家利益打算——的可能性。迄今为止，最后文件中提出的互相一致的基础还没

有确立。其结果是每刻有大量的资源正被浪费。拨出那些浪费资源的一小部分可能就会使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生活得比现在舒适一点。减少军事预算肯定会遏制住军备竞赛。

秘书长任命的“政府专家组”在文件 A / 35 / 416 的结论中正确地指出了常规裁军的必要。在认识到核裁军占优势地位的同时，我们不应该低估可由复杂的常规武器导致的毁灭程度的危险。此外这种武器和另一种武器之间逐步升级的相互关系是明显的。常规军备扩充除了耗费资源外，它还会刺激向核军备竞赛升级。因此，也应该全面努力阻止并扭转常规军备扩充的升级。

核武器对人类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正如我以前说过，在现存的政治形势下，存在着地方或地区冲突升级为核战争的真正危险。如果使用核武器，那将是一场难以想象的巨大灾难。在这里，我认为引用一段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是合适的，它说：

“由于各国竞相大量积累前所未有的最具毁灭性的武器，人类今天面临着空前的自我毁灭的威胁。单凭现有武库中的核武器，就足以毁灭地球上的所有生物”。（第 S-10 / 2 号决议，第 11 段）

存在着可能由偶然事件、愚蠢或误算引起核战争的可能性。假核警报已经证明这种核浩劫随时发生的可能性。正因为此，裁军变得迫在眉睫以及实现全面彻底地裁军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核武器的纵向和横向扩散使人们有必要做出努力巩固并加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核国家的增多将是极为危险的，但有迹象表明若干个国家似乎快要获得核武器了。我们怀疑其中有些国家已经拥有了核武器生产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阻止扩散的继续变得至关重要。但核武器国家的行为的确不利于进一步加强不扩散制度。它们关于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问题所作的保证是五花八门、多种多样的。它们在安全保证问题上的不同立场使核裁军的进程变得更为复杂。普遍接受的客观标准会更受欢迎。

为了防止进一步核扩散，采取具体措施加强不扩散制度是极为必要的。许多有明显核活动的国家不愿加入不扩散条约。许多国家自产的核设备缺乏全面的保障。令人遗憾的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第二次审查会议收效甚微。应该鼓励并敦促非条约缔约国遵守不扩散条约。应该采取措施进一步增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权威。应该使现有的保障制度更为严格从而使可裂变物质不致转用于军事目的。

国际核燃料循环评价会议的报告表明，在核能与核爆炸能力之间有直接的联系以及扩散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各国的政治意愿。核武器国家和起点国家必须表明他们赞成裁军的政治意愿，全人类的生存正有赖于此。同时，核燃料循环的国际化可以防止秘密扩散。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指导下妥善安排国家核能计划的燃料供应和钚的储存将是防止核扩散的切实可行的措施。

地下核试验依然没有减少。仅 1979 年一年就有 53 次核爆炸。全面禁止一切核试验爆炸会既是防止核扩散的一项重要措施，又是朝着限制核武器生产的目标迈出的关键一步。提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三方报告辜负了人们的期望。似乎仍然有必要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会谈。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会谈三方仍然没能就全面禁止试验条约达成协议。多边谈判延误很久了。我国代表团重申它从前的立场：三方应该赞成暂停试验的建议，即在达成全面禁止试验的协议之前谈判国自愿停止核试验。

就缓和来说，存在着危机状态。经过长期的协商和谈判拟就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依然有待批准。两个超级大国同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会谈会导致限制战略武器。两个超级大国在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批准前答应遵守它是极为必要的。如果这项条约被抛弃，一场新的、更为起劲的争夺核优势的竞赛就会接踵而来。所以，该条约的两个缔约国不必等待第二阶段战略核武器协议的批准程序就应该着手就欧洲战场的核武器问题进行会谈。

欧洲今天两个主要联盟之间军备竞赛的中心。关于相互裁减武装力量的会谈

的前景看来很暗淡。在这些会谈中，有必要进行突破。我国代表团希望下月在马德里召开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所有参加国将共同合作就建立信任的措施取得积极的成果。参加国应积极努力遵照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就安全与合作问题达成协议并为欧洲裁军会议创造必要条件。

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批准了无核武器区的概念，无核武器区将建立在该区各国真诚达成的安排的基础之上。我们认为，仅仅做出关于不使用和不发展核武器的保证不能确保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当这样的保证辅以诸如拉美禁止核武器条约之类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书时，它们才具有可靠性。

化学武器是最令人厌恶的武器之一。我们感到欣喜的是，裁减化学武器现已提上日程，提交到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美苏联合声明报告会在不久的将来导致缔结化学武器条约。我国代表团希望条约双方将促进谈判以便在短期内达成最后协议。彻底并有效地禁止并销毁所有化学武器将是一项极有意义的裁军措施。

为使某些地区免遭地区外大国的干涉而设立和平区会大大有助于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它会为某地区的国家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解决本地区的问题提供机会。我们一直欢迎使印度洋成为和平区的计划，这样该区域的和平将不会受到外界大国对抗的干扰。我们真诚希望明年将在科伦坡召开的印度洋会议将取得成功。同样，我们欢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国家提出的使东南亚成为一个和平、自由和中立地区的倡议。我们也欢迎旨在使地中海成为一个和平与合作的地区的所有积极步骤。设立和平区既可以缓和紧张局势又可使该地区的国家致力于不受阻碍的发展。尼泊尔使其国土成为和平区的愿望体现了它完全赞成和平与发展。

总之，我们将要进入的新的十年将真正是一个裁军十年。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最近在他有关裁军周的致词中说道：

“世界上正在发生权利和利害关系的严重冲突。诉诸暴力的情况频繁发生。军备竞赛空前升级。世界上许多地方人们的基本物质需要得不到满足，而

每分钟却有 100 万美元花在军务上。文明面临着真正的、前所未有的自我毁灭的可能性。”(A/C.1/35/PV.13, P.7)

现已到了制止我们谋求昂贵和致命武器的步骤而转向改善人类的生活状况的时候了。我们欢迎几天前在日内瓦闭幕的联合国关于某些常规武器会议的结果，并希望它是将来缔结类似的积极协议的好兆头。我们真诚地希望将在 1982 年举行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将在使第二个裁军十年取得真正胜利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德菲盖雷多先生 (安哥拉)：主席先生，这是我国代表团首次在第一委员会发言，请允许我向你表示祝贺。请接受我们对你当选为主席所表达的最好祝愿。

我们中的那些从来没亲见一场世界战争或目睹一场核浩劫的人决不会真正领悟这种毁灭的程度，不能领悟人类遭受痛苦和死亡的程度，不能领悟环境和由地球与大气维持了千万年的脆弱的生态系统的毁灭的程度。

我们不需要处于作战状态的实际战争。当今世界形势已经到了我们需要宣布紧急状态的地步。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依然存在；在第三世界每年有 2500 万儿童死亡，而这些孩子的死因都是可以预防的。此外，还存在着通货膨胀与衰退、失业、经济难民以及为寻求最低需要的移民；尤其是，存在着恐惧，恐惧现在，恐惧未来。

在人和自然遭受所有的这些穷困与疾病，死亡与毁灭之时，军备竞赛在不祥地进行着。武器技术的进步已经到了哪怕将其一小部分转用于医疗，人类就会比今天活得更为健康，更为幸福的地步。

军备竞赛的统计数字大得惊人。差不多每天要花上十亿美元。全世界每年军务所耗费的资源相当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总和的三分之二。军备竞赛既浪费资源又阻碍了国家地区的发展。

粮食危机，过多的自然灾害以及因此而造成的损失，支付平衡问题，缺乏教育与训练设施，缺乏医院和诊所——如果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与人类生活有关的事情上而不是集中在与其死亡相关的事情上，人类所受到的待遇要好得多。

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除了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之外还存在一种精神上的联系。象我们这样较小的国家不仅是更为强大的国家核能力与花销的牺牲品而且深受在常规非核武器上花费过多之苦。事实上，常规武器占全部武器费用的 80%，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有战争都是通过常规武器进行的，在第三世界，不下 1000 万人死于常规武器。

工业化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军火销售占全部武器出口的 70%。第三世界从美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进口的武器价值超过 72 亿美元。这些国家的武器工业常常企图激发第三世界对武器的欲求而不顾其真实的国防需要。

现在，我们已经步入了第二个裁军十年，但第一个裁军十年的结果既未减少核武器和非核武器的费用也未将许多有关裁军的决议和声明付诸实施。过去 10 年我们所见到的是：决议卷帙浩繁，地区紧张局势与日俱增。

象我们这样的国家不知道，一旦大国发生火并，我们究竟平安无事，还是会成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

我们赞成合法保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概念和行为。但是，保护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决不能危害人类的未来，决不能使人类卷入耗费巨资进行军火交易所造成的军事或经济战争。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一直是非洲非核化概念的坚定拥护者，并为此成为许多决议的共同提案国。但是，只要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少数统治保有并进一步发展其核能力来威胁我们大陆，特别是我们南部非洲地区，非洲的颈脖上面就如同悬着一柄达摩克里斯剑。比勒陀利亚政权不顾联合国的各种制裁获得了核能力。更有甚者，比勒陀利亚没有做出任何国际安全保证，也未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一旦比勒陀

利亚的核威胁成为事实，那些曾帮助过这个种族主义的法西斯集团成为一个核国家的国家政府将要承担责任。当人们看到南非多数居民生活状况的统计数字时便会觉得，除了核能力外，南非的防务费用就代表着一种可怕的犯罪。当比勒陀利亚的战争机器践踏他们及其劳动并最终吞噬他们的生命时，他们被剥夺了人权、公民权和政治权利。

南非的军事冒险主义并不限于自身。纳米比亚人民一直遭受着种族主义军事占领之苦，而南非恰恰仰仗武力继续蔑视国际社会要求给纳米比亚人民独立的呼吁。

更有甚者，南非种族主义的铁蹄常常践踏安哥拉的土地，肆虐我们的国土，残害我们的人民。南非野蛮侵略和武装入侵的行为直接归因于和仰赖于为其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服务而聚集的庞大军火库。如果我们总是面临着核毁灭——或至少是武装入侵——的威胁，那么在我们地区，我们能获得什么样的和平呢？

我国政府赞成载于文件 A / 35 / 241 和决议草案 A / C.1 / 35 / L.1 中由苏联提出的题为“减少战争危险的紧急措施”的提案。这份决议草案论述了全部的裁军事务，这些事务对于我们所有大国和小国都是至关重要的。它论述了军事联盟，潜在的军事联盟，加强各国安全的政治和国际法律措施以及限制和裁减武装力量和常规军备等问题。我们赞赏其中提到的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保证条款。

我们继承了被两次世界大战毁坏了的世界。但是，如果我们不再停止发动战争、停止制造战争工具，那么，我们传给下一代的将是无法补救的未来。

我们不要建立帝国，我们要建设这个世界，我们不要发明大规模毁灭的新方法，我们要消除疾病、饥饿和文盲。我们不要污染江河毁坏森林，我们要建起堤坝与桥梁。我们不要制造炸弹，我们要建立学校。我们不要进行核试验与原子爆炸而向大气中释放化学与放射性物质，我们要留给我们后辈无价的遗产：呼吸的纯洁空气和生长食物的未遭污染的土壤，享用它们是后辈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在这个行星

上，为每个人都准备有足够的东西，然而，如果武器生产不断增加，人人都会一无所获。人类将抹去自身的生存。决不会有幸存者。这正是我们决不能犯的一种罪行，也就是剥夺后辈参与人类生活周期的权利。历史将裁判我们，我们的子孙将谴责我们。懂得这种悬在头顶上的灾难会从精神上、政治上和法律上来武装我们，并消除那种会使全球笼罩在最终的、恐怖的浩劫中的核武器和常规武器。

继续斗争，直到最后的胜利。

主席：下一个发言人是几分钟前被苏里南代表誉为拉丁美洲最杰出的代表之一。的确，巴哈马戴维森·赫伯恩大使受到拉丁美洲人的欢呼，但他也是第三世界的骄傲，实际上也是国际社会的骄傲。因此，请求去年第一委员会主席发言使我感到特别荣幸。

赫伯恩先生（巴哈马）：我国代表团赞成这种看法：每一次有关裁军问题的辩论都是在言词漂亮的、讨论现实问题、寻求解决办法的标题下进行，设若有此前提，我们得问：会员国为什么似乎忽视那种表示需要寻求会产生现实主义解决办法的有效措施的信号？

那种漂亮言词是：自从1945年本组织建立以来，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通过了成千上万的决议，包括用军备来维持和保护国家的利益和安全的决议。所有这些决议都无一例外地为了国际和人际关系的和平行为寻求理想与可行的解决办法。

我国代表团在仔细查看了分配给第一委员会的议程项目并研究了自那时到现在做出的许多决议后，看出有几条建议早就足以使事态有所进展了。例如，只要遵守载在关于项目31、33、37、38、41和48的决议中的建议就会有助于导致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上述前五个项目论及旨在降低武器生产速度的区域性建议。项目48包括9个分项，要求实施一系列措施，一旦这些措施付诸实施，本委员会的工

作也就结束了。然而，我国代表团感到有一种不是努力解决现有争端而是平添项目数量的趋势。逻辑告诉我：如果我们不努力减少我们委员会的重负，裁军会谈和阻止军备竞赛极有可能不过是漂亮的清谈而已。就此而言，我国代表团确信：一方面强大的和军事上实力雄厚的国家害怕单方面裁军。它们把减少防务预算视作是对那些拒绝采取类似措施的大国示弱的标志。事实上，没有任何信用。另一方面，那些只有很少或没有防务预算的发展中国家会感到有必要采取一定形式的安全措施以防万一。

正如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去论证明显的事实一样，我国代表团不想引用统计数字。我们痛苦地意识到核浩劫及其余波会带来微粒回降的消极后果。在我国代表团看来，诸如最近发生在阿尔及利亚和墨西哥以及地球上其它许多地区的自然灾害足以使我们停止通过野蛮使用常规武器、化学武器和核武器而导致人为毁灭。我们需要的是发展那些替代威胁国际安全的积极的东西。

我们应该把裁军与和平——两者意义相同——视作商业事务并象经商那样去经营。正如我们向战争出售武器一样，我们有必要向和平出卖方法。和平是一个静止的、消极的、听起来不具权威的名词，也许我们需要吆喝着兜售和平的思想，就如同代理商出售保险和设计师争售牛仔褲一样。应该给予和平和裁军以更多的尊敬。主动而积极地采取措施促进和平，使之足以防止战争，这是国际社会的责任。有不少非政府组织和学生组织以及和平机构准备为和平事业做出非常宝贵的贡献。但它们首先把目光投向联合国，特别是超级大国，希望它们起到积极推动的作用。只是高喊和平并通过决议来呼吁进行彻底和真正的裁军或采取建立信任的措施变得毫无效果，至少是不长久的。这种没有实际行动的授权只能被视为欺骗、不关心和缺乏政治意愿。

那些希望在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经社理事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或行政及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仅提这几个名字——获取席位的本组织会员国

并不是闲坐着希望它们的美名或它们的报告会获得支持。恰恰相反，它们运用他们所掌握的一切手段宣传它们的观点。结果，胜利者常常是那些提出最积极方案的国家。难道和平与裁军在我国的审议中不应享有同等的一一如果不是更高的一一优先考虑吗？

最近，裁军中心出版了一份情况表，它为联合国、政府及非政府组织为推动和平事业而在“裁军周”所能做的事确立了指导方针。大会第 34 / 831 号决议强调指出：

“强调广泛持续地动员世界公众舆论以制止和扭转军备竞赛，特别是停止和扭转核军备竞赛的所有各方面的迫切需要和重要性。”

这些精心选用的词句囊括了我们责任和义务的全部范围。为了取得积极的效果，我们只需要履行它们。但我认为那个建议太简单、太合乎逻辑和太平淡从而不能得到所有人的一致支持。

裁军周虽是对军备竞赛的未完事务的积极提醒。但在我国代表团看来，它应该是一种行动方案，使越来越多的公众不仅意识到军备竞赛的危险，而且意识到和平并不仅仅通过放弃武器就能获得。

如果在 1970 年代，在裁军领域取得较大程度的积极进展，也许就不太需要宣布 80 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或计划在 1982 年召开关于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二届特别会议了。

真实情况是：世界人民的三分之二生活在赤贫状态中。余下的三分之一虽然享有资财满足其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物质需要，但总的看来并没有享有高质量生存。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S. 麦克纳马拉先生在理事会上发言时，激动地说：

“经济增长当然是非常明显的。一旦人们与发展中的社会一接触，绝对的贫困也是明显的：其生活状况受到营养不良、文盲、疾病、婴儿死亡率高及平

均寿命低，乃至处在人类体面的最低的合理水平之下。”

缺乏发展便危害世界，很难有比那更为明显的事实了。

在满足物质需要上所获得的利益却被心理疾病的上升所削弱，这种心理病的特征是与世界疏远的根深蒂固的——如果常常未曾预料的话——感情。奇怪的是：这种病变得越来越可理解，因此，至少在科学和技术意义上可以克服了。

似乎负担还不够重，由于某些会员国的野心及其对人类状况的短视，人类——占多数的“穷国”和占少数的“富国”——另外又通过拒绝进行真正而彻底的裁军而给自己颈脖上悬上达摩克里斯剑。

前面所述表明：我们联合国一直将裁军与发展联系在一起，我国代表团对国际社会的这种态度表示祝贺。然而，尽管没有一个有理智的人会否认将削减军备费用节约下来的资金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但我国代表团认为现在缺乏具体办法。我们不是请求各国政府减少军费开支将节省下的资金用于发展项目，而应该请求它们将它们预算的一部分——不管多么小的部分——用于发展援助。这两者并行不悖，因为必须明白，削减军费并不自然而然地意味着增加发展资金。由于以前所述的原因，前面的呼吁似乎没人在听。因此，不管多么令人讨厌，这个备选方案不必直接牵涉到军事费用。它只是简单地要政府承担义务支持一项与我们所有人都有关的事业。最重要的是，威胁减轻了，这就使得那种有理智的政府更易于对与其最大利益相符的呼吁作出赞同的响应。我们通过规定其界限并挑选出那些对我们生存形成最大危险的方面的办法确已拓宽了和平与裁军的范围。在这样做时，我们将注意的焦点放在那些部分而不是放在整体上，这样，在限制使用核武器和化学武器方面可能已经取得了些微的进步，但在常规武器及其它种类的设想危害较小的武器方面却有增加的趋势。

在谈了许多话说明到目前为止在遏制军备竞赛方面成效甚微以后，我还得提出一条供大家考虑的一条建议，它并不是作为一条备选方案，而是作为正在讨论的许

多有价值建议的补充。

1978年5月23日，在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十届大会特别会议开幕式上，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提出了一个建议：联合国

“应从花在军备上的每10亿美元中提出100万美元用于各国或国际的裁军活动。这对纠正在我们优先考虑的事项上的巨大不平衡是一个有意义的步骤。”

(A / S-10 / PV.1, 第23-25页)

那条建议在具体提出时可能有点意义含糊，但它似乎含有世界安全教育宣传网所集中注意的某些积极措施。这儿的有些代表可能心里已明白那个并不赢利的组织送给会员国的数据。该组织的领导人已提出了成为那个计划宗旨的基础的一些设想。照我国代表团对这一建议的理解，该领导人想制订一个灵活的教育计划，足以适应每个人——从儿童到老人——的态度和关心事项。这一计划是全面的并对希望加入的所有人形成了巨大的挑战。

按照那种方针，我国代表团认为：如果教育是主要目标，那就必须有资金使该计划付诸实施。为此目的，可能要设立一项用于一般裁军教育的中心基金。各国不仅要为这笔基金提供必要的资金，而且要提供专门知识，诸如就有关在他们社会成功或失败的计划或项目交换意见。这个设想只是联合国秘书长所提出的建议的补充，它还进一步提议：联合国应该成为这一计划的财务的清算所或中央保管处。

解决办法是：由于对人类生存——这是所有人类的权利——的威胁，而这种威胁是没有裁军造成的，是任何人都逃脱不了的，因此，每个人都有责任殚其所虑、尽其所能拒绝卷入——不论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任何阻碍裁军以及剥夺人类共有的环境与影响人类和平生存的进程。

因此，实现真正的与实际的裁军有赖于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和观察国的全部努力。

巴哈马随时准备支持任何加强并维持普遍的和平与安全并使后辈们免于战祸的

方案。

额尔敦别列格先生 (蒙古)：在第一委员会的这一次会议上，蒙古代表团愿意对议程的单个项目做一些总评。今天，在国际局势恶化的形势下，军备竞赛，尤其是核军备竞赛加剧的危险变得越来越大，立即寻求一项对消除核战争的威胁及维护普遍和平与安全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的解决办法这一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各个国家及其政府最大限度地展示其政治意愿与坚强的决心。我们认为，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立场中求同而非寻异，也就是说，我们的行动应能推动那些业已开始或需要开始的关于限制并制止军备竞赛和导致裁军的问题的双边和多边会谈重新开始或继续进行下去。

我们认为，认真对待现存的政治军事现实并认识到世界各国人民维护国际和平的特别责任是很重要的。这主要与那些拥有核武器和那些极力谋求单方面军事霸权的国家有关。

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明确指出并继续指出：我们决不容许现有的军事力量平衡遭到破坏。

社会主义国家一贯支持就制止核军备竞赛和实现核裁军这样的关键问题达成具体的协议，并在本机构和裁军谈判委员会里一直为举行有关制止各种形式的核武器生产以及逐步削减这些武器的储存直至其全部消除的会谈提出建设性的建议。

据我们看，许多人都认为日内瓦裁军谈判委员会是一个具有相当威望的多边谈判机构，也是对这一问题详加审议以寻求一个彼此都可接受的解决办法的最适当的讲坛。就裁军谈判委员会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它们已就这种谈判的开始和举行谈判的程序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他们建议：在该委员会机构内成立一个特别工作小组，专门处理制止核军备竞赛及导致核裁军的问题，并应明确该辅助机构的权限。各成员国知道，该建议得到 21 国集团的适当的支持，该集团又在该委员会中建议

成立一个特别工作小组专门讨论全面、彻底地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

各成员国会记得，社会主义国家积极赞成这一建议。然而，那次会谈中我们西方伙伴和与它们关系亲密的代表没有表现出任何愿意通过一项建立我已提到的两个工作小组的决定。我必须坦率地说，它们不情愿这样做是由它们消极立场所决定的，隐藏在这种立场背后的是通过取得核优势而使战略平衡变得有利于它们的想法。这种公开反对的举动对旨在为裁军领域带来积极变化的多边努力有着很坏的影响。任何人如果认为在裁军谈判委员会试图为反对社会主义国家而开展诽谤性和煽动性活动并转移那个重要的多边谈判机构的注意力可能会成功，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尽管遇到了特别的困难和障碍，裁军谈判委员会重申了它自身举行认真的建设性的会谈以便就裁军各个方面达成协议的能力。并且，我们认为，在那个机构内建立四个工作小组会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

蒙古代表团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应该立即决定建立工作小组，这些小组将处理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实现核裁军有关的议程项目的详细审议工作。

苏联向大会本届会议提交的备忘录包含若干重要内容，即停止核军备竞赛、在国际关系中放弃使用武力、防止突然擅自袭击的可能性和加强不扩散核武器制度等等。我们继续把有关核裁军问题放到极其重要的地位上，这些问题是双边和三边会谈，甚至区域性多边会谈的主题。

关于这一点，我们愿意再次强调，极为重要的是立即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并使其生效，从而使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会谈得以开始。

如果关于限制欧洲核军备的会谈圆满结束，并且在维也纳举行的关于在中欧裁减武装力量和军备的会谈取得进展，那将对减少核冲突的威胁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是一个重大贡献。

此外，我们深信，裁军谈判委员会已经到了更深入地审议下述问题的时候了：

缔结一项加强无核国家安全保证的国际公约和就不在现时没有核武器的国家的领土上布署此类武器问题达成协议。尽可能快地就这些重大问题达成国际协议无疑会有利于进一步加强不扩散核武器制度。在现时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存在着这种极其危险的大规模毁灭武器日益横向与纵向扩散的危险，因而，加强不扩散核武器制度是必不可少的。参加不扩散条约第二次审议会议的多数都强调了这一点，这次会议坚决赞成普遍推行这一国际文书。

关于所谓消极保证问题，我愿意补充一点：有些代表团试图强调保证的绝对性。但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我们赞成健全和有效的保证。关于这一点，我们要问：怎样才能理解中国的行为呢？中国说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但在实际行动中却号召各国用核武器武装自己并继续进行核武器爆炸而毒化大气层，这激发了南非、以色列和其它国家谋求核武器的野心。照我们看，北京的这种行为只能被看作是冒险主义和中国大国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政策的表现。

在以前的声明中，蒙古代表团提出过它的看法，特别是在对无核国家进行安全保证方面采取可能的临时措施。我们认为，有效措施可以是在区域性组织范围内通过一项有关这个问题的决定。关于这一点，我们热烈欢迎由华沙条约组织的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在欧洲一级解决这一问题的建议。这项建议反映在今年5月15日华沙宣言中。在我的声明中，我同样强调就全面彻底地禁止核武器试验达成国际协议的重要性。

现在，我愿意谈谈有关禁止其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系统的问题。很少人会否认有必要结束那场拖得很久的为达成一项有关彻底禁止并销毁化学武器的国际公约的会谈。我们认为，有关这项公约及确保其普遍性的工作与在1975年生效的禁止并销毁细菌（生物）武器的公约一起代表着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并将是真正裁军的一项进一步的措施。

关于这一点，我想回顾一下蒙古代表团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提出的观点：不希望在将来的公约草案中载有对确保这样国际文件生效和普遍性提出疑义的条款以及构成可能试图在限制军备竞赛和进行裁军领域审议其它已生效的国际协议的先例的条款。

该委员会成员会记得，去年，有一份苏美公报提交到裁军谈判委员会，这项公报详细陈述了联合解决这个问题方法。我们认为，在双边会谈中，参加国采取更进一步的主动会使该委员会在真正裁军这一重要领域尽可能快地达成普遍接受的协议方面取得进展。这是世界公众严重关切所要求的，因为关于在阿富汗国内反动军队对和平居民使用美国制造的化学武器的报道和在属于北约的某些西方国家军界试图改进这类大规模毁灭武器并扩大其生产的西方新闻报道使世界公众忧心忡忡。所以，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即全面禁止化学武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利益的需要。

在处理禁止新式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此种武器系统的问题，蒙古代表团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即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有效方法是就这一问题达成一项全面协议。同时，我们赞成就某一单个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草拟特别协议，并且记住这些协议会推动整个问题的基本解决。具体来说，我们考虑到禁止放射性武器，令人遗憾的是，在今年这届裁军谈判委员会上，未能拟定一项国际公约草案，尽管在我们看来，为其所需的所有条件都已具备。

蒙古代表团希望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设立的工作小组在1981年的下一阶段工作中能完成拟定这一问题的公约草案工作。

一项限制军备竞赛和腾出相当的资金用于和平目的的实际措施就等于是一个有关为削减各国军事预算，主要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和军事大国的军事预算而举行的具体会谈的立即开始。我们认为，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为削减军事预算——绝对量或百分比下降——而提出的建议和采取的主动正是旨在解决这一问

题的。

蒙古代表团一贯赞成在世界各地设立和平区和无核武器区。我们把它们看作限制区域一级和世界一级军备竞赛的重要步骤。现在特别重大和紧急的是将印度洋变为和平区的设想。在这一地区，美国违背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努力继续建立其军事存在从而制造了一个新的国际紧张局势的危险源地。我们认为，尽可能快地恢复关于限制并随之减少在印度洋的军事活动的双边会谈——它的中断是由于美国的缘故——是极其必要的。即将在 1981 年举行的关于使印度洋变为和平区的国际会议应该对诸如限制外国军事基地这种极为重要的问题作出非常重要的表态。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关于在联合国内考虑诸如限制并减少军事存在和活动——不论是在大西洋、印度洋或太平洋，也不论是在地中海或波斯湾——的水平的倡议可能会推动这一问题的积极解决。为了解决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此种武器系统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应该把禁止制造、储存、部署和使用中子武器的任务放到重要位置上。自从他们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关于这一问题的公约草案到现在几年已经过去了。然而，由于某些西方国家——他们有能力制造这类武器——的消极态度，真正的会谈依然没有开始。立即通过一项以法定条约解决禁止中子武器问题的决定将是阻止这种致命武器出现的牢固障碍。

正如我已提到的，今年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建立了四个工作小组处理裁军的具体方面的问题。

讨论裁军综合方案的特设工作小组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就这一方案的宗旨、内容和基本方针有益地交换了意见，这为该委员会在下届会议上进行有效会谈和制订专门的文件草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应该指出的是，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今年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包括蒙古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今年 8 月份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了关于综合裁军方案要点的文件 CD/128。

这份文件强调，有效的国际控制下的全面彻底裁军仍然是裁军领域所采取的一切措施的最终目标。

我们不想贬低制定综合裁军方案的重要性，我们愿意看到在第二个裁军十年——其紧迫的任务已反映在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一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中——的过程中，在限制和制止军备竞赛和导致裁军方面会采取更为实际的措施。

最后，我愿意就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准备工作的开始说几句。我们第一委员会仍然面临的任務就是制定一项关于建立一个筹备工作机构的决定，许多有关的国家都可能加入这一机构。这个机构可以从1978年类似的世界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最后文件得到一致通过——开幕前的筹备工作的有用经验中学习一些东西。我们认为，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主要目标必须是对实际贯彻我刚提到的文件基本条款做出真正的贡献。

我们认为，联合国在裁军领域所做出的这种积极努力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是召开世界裁军会议，该会议的任务是作出对世界各国都有约束力的重要决定。

下午1时零5分散会。